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五十八回 董家店雙傑被害 濟禪師報應賊人

話說雷鳴、陳亮正要殺王貴，王貴用手一指說：“我們瓢把子來了！”雷鳴、陳亮二人一回頭，王貴撒腿就跑。陳亮隨後就追，說：“奸賊，我要叫你跑了，算我不是英雄。”王貴連頭也不回，急急如喪家之犬，忙忙如漏網之魚，恨不得膀生雙翅，跳出樹林子，偏巧眼前遇一道水溝河，有三丈寬，王貴跳下水去，浮水過去逃命。陳亮見王貴跳下水去，有心繞過去再追也走遠了。陳亮一想：“便宜了他罷！”高廣瑞來說：“不是二位太太爺搭救，我這條性命死在賊人之手。”陳亮說：“你姓什名誰，哪裏人氏？怎麼跟賊人一同搭伴走路？”高廣瑞說：“我姓高名廣瑞。”就把在千家口吃飯之故，細說一遍。雷鳴說：“我們也不是綠林人，把這三十兩還給你罷！”摸出來遞給廣瑞。廣瑞感恩不盡，說：“二位救了命，積了德了。我家三門共我一條根，我在龍遊縣北門外開高家錢舖，二位倘到敝地，千萬到敝舍屈駕枉臨一敘。”陳亮說：“好，你趕路罷！”高廣瑞方告辭別，陳亮他本是熱心腸的人，說：“二哥，你看高廣瑞他一個人走路，又沒出過門，倘若在道路上，仍遇著歹人，就了不得了。咱們二人也沒事，何妨在暗中跟著他，送一程。”雷鳴說：“也好。”二人說著話，就遠遠的跟著高廣瑞，往那條路去。雷鳴、陳亮止住腳步，也覺著餓了，天仍然下小雨，陳亮說：“二哥，你找到哪裏去住店吃飯？天也不早了。”雷鳴說：“前面有座董家店，離此不遠，那買賣做的和氣，從前我在那店裏住過，這話是上二年的事，而且我在那店裏養過病。有一位董老掌櫃很是慷慨，可不定那老掌櫃在不在，或已換了人。”陳亮說：“好，你我就上董家店去。”說著話來到一座村莊，南北的街道，朝東的店，二人上前叫門，裏面有人把門開了。陳亮一看，這人三十以外的年歲，淡黃的臉膛，身著藍布褂，繫著青圍裙，白襪青鞋，像個夥計的打扮。看了看雷鳴、陳亮說：“二位住店麼？”陳亮說：“住店。”說著話二人就緩步進內。一進大門，迎面是影壁，轉過影壁一看，是轉正的北上房，東西兩溜單間上房，廊下有一張桌，上面有一個紗燈，有一人在那裏吃酒。那人見雷鳴、陳亮進來，一揚手，把紗燈打滅了。雷鳴、陳亮也不措意，也沒瞧準是誰，夥計讓著來到東配房坐下。

書中交代，這座董家店，此時不是董家店了。皆因老掌櫃一死，兩位少掌櫃的不務本分，跟青苗神王貴吃喝嫖賭。這天，王貴說：“二位少掌櫃，把買賣讓給我做吧，每年我給你們幾百吊錢。”二位少掌櫃就把店讓給王貴。王貴本是打悶棍出身，找了綠林中幾個小夥計，幫他做買賣，遇有孤單行客，行李稍豐的，他們就謀害了，大家分派資財。王貴素常跟他眾夥計說大話，自稱綠林中大有名的人都是他的晚輩，都叫他是大叔，眾伙友也不知王貴有多大能為。今天王貴由外面回來，身上衣裳也都濕了，耳朵少了一個，流血不止，有一個夥計姓吳名紀方，愛說笑話，說：“寨主怎麼耳朵丟了一隻，衣裳濕透了？”王貴說：“莫提了，真是喪氣。我在小鎮店吃飯，遇見人家打架，動起刀來，無人敢勸，我過去一勸，誤把我耳朵削了。我焉能容他？那人拿著刀一跑，我就追，他跳下水去要跑，我追下水去把衣裳也濕了。好些人給我跪著央求，我也不能不賣人情，大眾勸我回來，明天必得給我來磕頭，你把乾衣裳給我拿出來換換。”夥計祇當是真事，也不問了，拿出衣裳來。王貴換上說：“給我打點酒，做點心。”夥計打了兩壺酒，做了兩盤菜，王貴在廊檐下坐著喝酒，自己越想越後悔，幸虧我兩條飛毛腿，不然死於雷鳴、陳亮之手。

正在思想之際，聽外面叫門，王貴想要說不叫夥計開門，然而夥計已出去開了門，把雷鳴、陳亮往裏一讓，王貴一見，嚇得魂飛魄散，急把燈打在地上，一溜進了上房，心中亂跳，見夥計把雷鳴、陳亮讓到東屋去。夥計出來，王貴把紀方叫進來，王貴說：“方纔來的這兩個人，你認識不認識？”夥計說：“我不認識他。”王貴說：“一個叫風裏雲煙雷鳴，那白臉的叫聖手白狼陳亮。”夥計一聽，說：“這二位名頭高大，咱們得跟他接交，回頭不叫他們給飯錢。”王貴說：“我告訴你，這兩個人是我的仇人。”夥計說：“怎麼與你有仇？”王貴說：“今天我由千家口跟了一號買賣，來到大樹林下，剛要動手，雷鳴、陳亮過來說：‘王大叔你好。’過來給我請安，我說：‘你們二小子做甚麼？’雷鳴、陳亮說：‘見面分一半。’我不答應，他們倚仗人多，與我交手，他們也贏不了，偏巧我把銀子丟了，我一撿銀子，他們把我耳朵給削了去。今天活該回頭把他們兩個人害了，我正好報仇，有銀子多少，你們大家分，我不要。”夥計說：“就是罷。”王貴附耳說：“你如此如此”。夥計點頭。來到東配房說：“二人吃甚麼？”陳亮說：“你們這裏有些甚麼？”夥計說：“有炒豆腐，燴豆腐，豆腐乾，豆腐絲。”陳亮說：“不吃，有別的沒有？”夥計說：“沒有，我們掌灶的，人家請了去辦喜事，連我們家伙全借了去了，你要吃酒，小雞子宰兩隻，白煮煮，無醬油，惟有酒沒酒壺，要喝拿瓶打二斤。”陳亮說：“就是罷，要二斤瓶打二斤酒，燒雞二隻。”停了一息時光，夥計都拿了進來。

雷鳴、陳亮喝了幾口酒，陳亮說：“不好，二哥怎麼我心裏悶的慌。”雷鳴說：“我的心裏也是如此。”陳亮說：“哎呀！合字朵尺窠嗎？”說著話，雷鳴翻身跌倒。夥計一瞧，說：“寨主，這兩個人老了。”王貴說：“好。”陳亮此時心尚明白，一聽是青苗神王貴說話，情知沒了命了。夥計見陳亮少時也躺了，就告訴王貴，王貴說：“他們兩個人身上有一包三十兩銀子，那是我劫的人家的，還有一包五兩，那是我的。他們身上倘有多餘的銀子，我不要了，均是你們夥計的。”夥計一聽，不大願意，分贓沒分，犯法有名，先說為報仇，這時又要銀子了，夥計無法可強，又不敢說。

王貴拿著刀，由上房出來，要殺雷鳴、陳亮。剛到東房臺階，就聽外面叩打店門，說：“開門開門！睡覺來了！”王貴一聽，說：“紀方，你先把外面的人支發走了，莫教他來攪我。”夥計來到門洞說：“誰呀？”外面說：“我睡覺來的。”夥計說：“住店沒有空房間了。”外面說：“上房沒有，就住配房。”夥計說：“配房也沒有了。”外面說：“配房住滿了，廚房。”夥計隔門縫一看，是個和尚。

書中交代，來者正是濟公。原來日中在小鎮店，同鄭雄、馬俊、柴、杜二位班頭在酒館吃酒，吃完了酒，天尚未晴，鄭雄說：“師父，你我今天就住在這後面店內，倒也方便。”濟公說：“好。”來到店中，說了回話，各自安歇。睡到有二更天，和尚說：“柴、杜二頭，跟我起來拿華雲龍去，他在樹林上吊呢。”柴、杜二班頭說：“真的麼？”和尚說：“真的。”二人起來，同和尚出了店。天還下雨未晴，柴頭說：“師父，華雲龍在哪裏上吊？”和尚說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柴頭說：“不知你說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我叫你兩人起來逛逛雨景，上頭下雨，底下踏泥，這比睡覺還好。”柴頭、杜頭兩個氣就大了，也不好言語。

和尚來到董家店首，討過包袱，重新包大了些，包裹好，和尚纔去叫門。夥計說：“沒房。”和尚說：“別的不妨，惟我是保鏢的，怕物丟了道上，賠不起人家，我故懇求一宿。”夥計隔門縫一窺，說：“你是個和尚，怎麼說是保鏢？”和尚說：“我保的暗鏢。”夥計說：“你保的是甚麼物件？”和尚說：“水晶貓兒眼，整枝珊瑚樹，古玩等貨。”夥計一聽，進去告訴王貴：“外面來了一個和尚，暗保鏢的，淨是值錢重貨寶貝等物，咱們先發大財好不好？這次做成了，倒有幾萬，每人可分七八千。”王貴說：“也好，先把東屋鎖上，讓他上房去。”夥計來到外面開門。

濟公要施佛法，大顯神通，報應賊人，搭救雷鳴、陳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